

「故事·台灣」2014台灣月·人物特輯(二)

在大稻埕傳承

「1920年代精神」的

周奕成



實際上，對台灣政治感興趣的人，大都熟悉青年時代的周奕成——40歲以前的他，曾為推動台灣民主化進程做過許多事。而40歲以後，離開政壇的他，來到大稻埕創業，累積微型能量從事「文化造街」。他用知識分子的情懷去打造「文化街屋」——小藝埕和民藝埕用了很民間的做法，鼓勵年輕人進駐，讓書店、布藝設計、茶屋、展演空間等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間在這裡發生，凝聚成文化聚落。如今周奕成在做的事，看似相比當年那個在政治場域中發光的他，有了更柔和的氣質。但實際上，某種東西並沒有變。如果一定要界定它，我會稱之為「理想」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(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)



■周奕成在「大稻埕1920變裝遊行」中扮演蔣渭水。



本質上，周奕成是個文人，是個讀書人。決定創業時他已40歲，晚過一般人，按他的話說，自己是跟很多年輕人一起創業，而比年輕人多了些經驗與資源。創業會讓一個人獨立，也了解更多的知識與方法。而他想創的業，其實也是為了成就更年輕的一代。「我自己有興趣的，都是些比較傳統的行業。」周奕成說：「對外交、管理那些我沒太大興趣。」因為在他眼中，經濟也好商品也罷，最終都要回歸到「人」身上，而在「人」的層面上，重要的不是科技含量高低，而是能帶給人甚麼樣的滿足。2008年他決定創業時，正是全球金融風暴引發經濟衰退之時，但他認為「關乎人的生活的產業並不受太大影響。經濟不好，人們可能不會去買一支新的手機，但依然會去買一碗麵。」

從決定了創業開始，他就知道自己想要的，一是傳統行業，二是幫年輕人創業——大稻埕在台灣歷史中的獨特性，無疑成了最能符合他期望的一處場域。

「每個城市都代表一個時代，像大陸的西安、南京有它們各自的文化特色。台灣也是：台南、淡水——它們都有各自的時代。而大稻埕則是1920年代前後台灣商貿最繁盛的地方，很多西洋文化當時都是透過這個港口，傳遍全台。」正是大稻埕獨具的這種凝結進歷史的「1920年代精神」吸引了周奕成決定將此地當成自己的創業與創作基地，這是他心目中「大台北地區和台灣文化之間相連最深之處。」也因為這裡本來就是創業寶地，所以蘊藏著豐富的創業精神。

很多人誤以為周奕成的故鄉是大稻埕，以為他是大稻埕人的後代，才對這地方充滿情感。他笑說自己可能上輩子是住過這裡。「其實是因為這裡的意義最豐富，我借用這裡，表達我的觀念與想法。」

他的理念是每個時代都該留下屬於自己的文化資產，但這些資產不是和前人無關的創新，而是可以依托前人留下的資源。大稻埕在繁華盛世時五種最重要的傳統產業是：茶、布、藥材食材、戲曲（歌仔戲、民間藝

術）以及建築。從文化資產和歷史古蹟的角度看，大稻埕興起於日治時代，但實際上日本人來到這裡時，大稻埕已經人口相當稠密，在20世紀最初的農業年代，很多茶商就已經接觸到西洋文化，所以大稻埕的許多房子格局既不日本，也不歐式，而是地道的台灣樣式，但引進了西洋的裝飾方法。這種建築風格上的MIX，實際上也滲透在了大稻埕的文化氣質中。

大稻埕的「1920年代」魅力

日治時代，大稻埕成了反日運動基地，19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和1921年蔣渭水等人成立的「台灣文化協會」都是將大稻埕當成文化運動的基地去推動人權與民主——這其實也是周奕成所迷醉的「1920年代精神」所指向的實質內容：老一輩台灣人在當時逐漸形成自己的台灣意識，尋求自己的主體性，這種尋求的動力，在100年後的今天同樣重要。

「所以我們想在大稻埕的五種傳統產業上去做創新，找來30個年輕團隊，前提是這些團隊一定要和這幾種傳統產業相關，或是能夠為之帶來助益。」周奕成會問他的每一個創業伙伴：是否了解這裡？——對這裡產生興趣與認同，是他們得以合作的基石。

事實上，1920年代對全世界每個國家來說都是個具有魅力的時代，「1920年代精神」有著老少咸宜的國際性，好像一講到那個時代，很多東西都有了無形的關聯性——那也是費茲傑羅、海明威、達利等作家與藝術家的黃金年代，以及香奈兒和爵士樂興起的年代。大眾文化在那個雅俗共賞的年代受到巨大影響，最深奧與最淺顯的，都找到了它們各自參與文化的方法。所以周奕成在大稻埕辦「1920年代變裝遊行」也是這個意圖：讓大家打扮成1920年代的人，可以是舞蹈家、雕刻家……任何一個自己所崇拜的那個年代的人物，穿上當年的衣服，讓當年的文化活起來。這種大的派對式遊行，雖然今年才辦第三年，卻已經演變成國際性的文化節，很有看頭。



■民藝埕的「南街得意」茶屋

雖說2008年就開始創業，但店面陸續開起來，卻是在2011年，面對之前沒落了二三十年的大稻埕，周奕成的預期是，到2020年，讓這裡恢復到原來的熱鬧氛圍。商業環境一旦活絡起來，當然也有隱憂。他說：「都市商圈過度發展，租金一旦被炒高，就會非常不利，另一方面如果連鎖商店想進來，也會讓這裡看起來和其他任何城市的任何地方變得很像。而我則希望它保持原有的特色。」

但大稻埕地理位置上的「缺點」，某種程度上也為它自動篩選了一些人。這裡沒有大型停車場，避免了過度觀光化。周奕成說：「買賣廉價紀念品的觀光是無法做到深入當地文化的，你會發現各個國家的觀光客，如果是第一次來台灣，不會來大稻埕，一定是至少來過第二次第三次，對台灣的文化和生活開始有深度興趣之後，才會來這裡。我們所希望的，也是這樣的客人。」他想要的，不是川流不息的人客，而只想服務於真正懂得欣賞的人。「每個地區都要有它的特點，而歷史街區本來就要呈現和現代都市有所不同的一面。」更有人情味，更民間，也更細水流長。

新「文化復興計劃」

熟悉周奕成的人大都知道他對大稻埕的期許中有個「文化復興」的大志向，所謂「文化復興」，其實是在保存歷史遺產的基礎之上再前進一步。他認為：「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補助修復這一區的老房子，做了很多不容易的事。但可以靠公權力來保存建築，卻不能靠公權力來經營這些店舖。」保存歷史遺產之後的經濟和文化振興，要靠民間私人企業來做，這在周奕成看來，可以視作對政府工作的一種延續。

所以他們強調用私人、微型、合作創業的方式去經營起散落在歷史街區中的公共空間。先有了文化公共空間，才能聚集起創作力量，然後才会有表演，才会有學生、導演和書法家的進駐，不論是從事文學還是美

術，任何年輕人都可以來。「但過去恰恰缺乏公共空間，人就無法在這裡停留、交流、發表作品。」如今的大稻埕，某種程度上已實現了「自1920年代之後的盛況」，好幾百位創作者開始在這裡頻繁活動。周奕成認為：「意義就在於他們來到這裡創作，他們會和歷史產生互動，會追問當時的人在這裡做過甚麼，會跟過去世代的人留下的精神遺產對話。」而這種對話，一定會給現代人更多能量。

周奕成所期望的，是創作者會在這裡寫出以大稻埕為背景的小說，排演出以這裡的氛圍為場景的劇目……「文化運動是靠創作累積的，很多人在這裡不停創作，就會積蓄能量。」以後，小說、電影就會從這裡被創作出來。

40歲之前的周奕成，志在推動台灣民主化進程，他積極參與政治，介入公眾領域去工作。如今他則退回到一個公民的、知識分子的角色上，依然關心政治，只是不再直接參與。

某種程度上，如今他在做的事，更接近自己的天性：理想、熱血——當年，也恰恰是這樣的天性，驅動他將自己從20歲到40歲的生命，揮灑進政治場域。周奕成說：「其實從事社運和創業有點類似，都是從無到有，也都是把人組織起來，給大家一個願景。因為一個人做不了任何事。」有過社運經驗的人，精神面上是很強韌的，卻又始終具有一種理想主義的熱忱。

對周奕成來說，如今的新「文化復興計劃」，和當年追尋理想的路徑，其實觀念始終相通：都在追求一種更符合真實的生活方式、追求溫潤的創作環境，以及看重言論自由的力量。於是你會明白，他的大稻埕，只是人生歲月跳轉之後，另一處踐行自己與更多人理想的舞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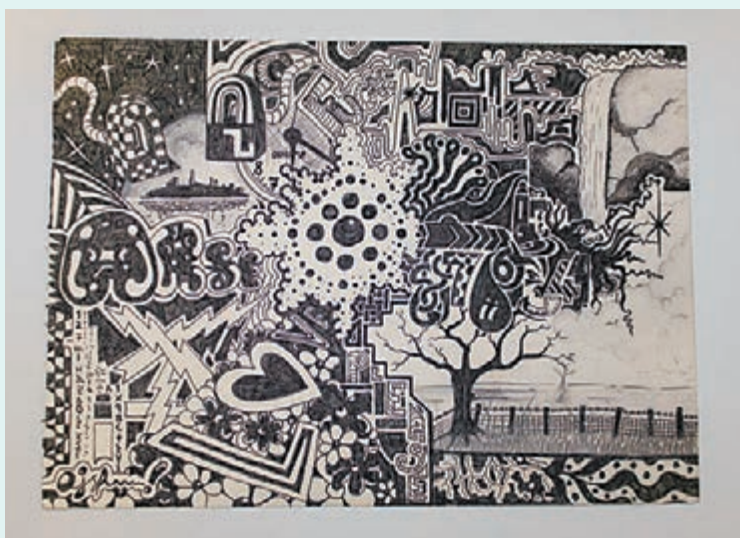
睡夢鬼才藝術家Lee Hadwin的「夢遊藝術」

採訪：Jasmine

正在HomeSquare呈獻的「光說夢話——睡、訪燈飾寢具展」，邀請了獨一無二、被藝術界冠以「夢遊畢加索」稱號的英澳籍藝術家Lee Hadwin遠道親臨到港，與大家一同體驗「夢遊藝術」的非凡才華。Lee Hadwin今次帶來了12幅首次踏足亞洲來港展出的畫作。

Lee Hadwin擁有非凡的藝術才華，自4歲開始夢遊作畫，在睡夢中開始了他的繪畫生涯，創作出超過200幅素描肖像、人物和風景等畫作。Hadwin夢遊時會在牆壁、書桌、衣服、舊報紙上，用鋼筆、蠟筆、水彩、炭筆等顏料作畫。多年來不斷的練習，令他的畫功亦更細緻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至今，世界各地的畫廊和電視節目都對Hadwin這個令人費解的才華深表好奇。

這位鬼才畫家的創作手法層出不窮，是次展出的作品都能展現出他多變的風格。當中的作品「Awakening」，完美地表達出畫家在夢中繪畫時，不經意地透露出他內心對時間、自然和宇宙的關係；而他勾畫的「Success」畫像更充分展現高超出眾的藝術才華，細膩非凡的創作手藝，揭示夢遊作畫的鬼斧神工。此外，「Continuity」不但展露出他多變的繪畫手法，更被認為是其畫作中價值最高（£20,000）的作品。我們今次與Lee Hadwin以對談方式，在此共同分享他獨到的個人創作經歷。



■Lee Hadwin十分喜愛的作品「Awakening」



■睡夢鬼才藝術家Lee Hadwin



文 = 香港文匯報 Lee = Lee Hadwin

文：可以談一談自己的夢遊經歷嗎？它對創作帶來怎樣啟發？

Lee：我自4歲開始夢遊作畫，直到14、15歲，才作為藝術家開始嶄露頭角，並展開了在睡夢中的繪畫生涯。我的作品在十多歲的時候已不但複雜精細，而且有一定深度。夢遊時，我經常會在牆壁、書桌、衣服、舊報紙上，用鋼筆、蠟筆、水彩、炭筆等顏料作畫，當我醒來時才知道自己畫了些甚麼，令人充滿驚喜。我相信當中的題材主要是因為我日常看到或聽到而成，如我於HomeSquare展出的其中一幅作品「NEW YORK」，我相信是因為我在製作這作品前到過紐約，而激

發我創作出這作品，所以我十分喜歡參觀不同地方。

文：認為自己是個有繪畫天賦的人嗎？

Lee：每當我醒來時身邊被藝術作品包圍着，但卻又不記得發生過的事，真令人有種不尋常而又驚訝的感覺，因為當我在清醒時，我根本連簡單的草圖也一竅不通。我相信這是一個醫學的現象，可能在睡眠的時候，大腦的某些細胞或潛能會自動啟動。

文：這次展覽的作品中，哪些是自己偏愛的？

Lee：我第一次在香港HomeSquare展示我的作品，十分興奮。是在次展覽中，我將會展示12幅在不同時期繪畫的作品，讓公眾了解我在創作上的變化。當中，我亦會展示一幅我十分喜愛的作品

「Awakening」。這幅作品在我15歲時創作而成的，因為作品由多元化的圖案組成，而且我十分喜歡黑色和白色。

文：夢遊狀態是否會帶來困擾？夢遊時間之外也會作畫嗎？

Lee：夢遊並沒有真正影響到我的生活，因為我在4歲時已出現夢遊症，所以換句話說我根本不知道沒有夢遊症的滋味是怎樣。唯一副作用是會出現嚴重的偏頭痛問題，甚至會出現嘔吐徵狀，而且通常會持續約6-7小時。

我曾嘗試在清醒時執筆繪畫，但可惜我怎樣努力也繪畫不出在夢遊時所創作的水平，更有科學家和電視節目到我的母校採訪我的老師和翻查過去的成績，都證明我對藝術是完全一竅不通。